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七十一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册目次

毛詩李黃集解

宋

李黃

樗樗撰

……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李黃集解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所

謄錄監生臣陳昌敬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毛詩集解

詩類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集解
提要

臣等謹案毛詩集解四十二卷不著編錄人名氏
集宋李樗黃榦兩家詩解合為一編附以李泳所
訂呂氏釋音樗字若林閬縣人嘗領鄉貢著毛詩詳
解三十六卷榦字實夫龍溪人淳熙中以舍
選入對升進士兩科調南劍州教授終宣教

郎著詩解二十卷總論一卷泳字深卿始末

未詳與樗榦皆閬人疑是書為建陽書肆所

合編也樗為林之奇外兄見書錄解題又為呂本

中門人見何喬遠閩書其學問具有淵源書錄解題

稱其書博取諸家訓釋名物文義末用已意

為論斷今觀榦解體例亦同似乎相繼而作

而稍稍補苴其罅漏不相攻擊亦不相符合

如論詩序樗取蘇轍之說以為毛公作而衛

宏續標則用王安石程子之說以為非聖人
不能作所見迥為不同其學雖似少亞於樗
而其說實足以相輔編是書者惟音釋取呂
祖謙而訓釋之文則置讀詩記而取樗標殆
亦以二書相續如駮有靳故不欲參以他說
歟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集解

二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集解卷一

宋 李樗黃樞 撰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國風

李曰司馬遷云古者逸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
三百孔穎達則以為傳記所舉逸詩者絕少史記所
言蓋司馬遷之謬歐陽又以為以國觀之宜不啻三
千也三人之說異同如此竊嘗以謂逸詩之多少不
足論也孔子既刪定之矣其或多或少何足論哉惟
以夫子之所存者三百篇盡心焉可也孔子之於詩
所不合於禮義者從而刪之合於禮義者從而存之
垂訓於天下後世其為教也溫柔敦厚適其情性之
正學者為學必自此而入焉孔子嘗教學者以學詩
之法矣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一言蓋
學者之樞要也夫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方喜怒哀樂之未發則無思也及喜怒哀
樂之既發然後有思焉其思也正則喜怒哀樂發而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集解

卷一

中節而和矣其思也邪則喜怒哀樂發而不中節而不和矣故詩三百篇雖箴規美刺之不同而皆合於喜怒哀樂之中節以其思之正故也學詩者惟以此一言而求之孔子又嘗舉一隅以告學者矣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之與哀出於思矣不淫不傷思之無邪也樂而淫哀而傷則入於邪矣求關雎之義必求於此非獨關雎為然自葛覃而下殷武而上莫不皆然在學者觸類而求之耳司馬遷曰國風好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集解

二

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可謂明夫子之意矣惟以此一言求詩之體則其他可以迎刃而解故其學夫詩者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皆自思無邪之一言而入焉詩皆有序獨關雎為最詳先儒以謂關雎為大序葛覃以下為小序而作序之人說者不同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肅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一

商意未盡毛公更足成之韓退之作詩之序議則謂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其辭不諱君上顯暴醜亂之迹帷箔之私不是六經之志若人云哉察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去聲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見矣王氏則以為世傳以為言其義者子夏也觀其文辭自秦漢以來諸儒蓋莫能與於此然傳以為子夏臣竊疑之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為美滕邶之為祀成湯殷武之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集解

三

為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於子夏乎程說亦如王氏詩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不得此則每篇指趣何自而知焉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凡此諸家紛紜不一惟蘇黃門之說曰其文雖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隋經籍志曰

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大抵古說本如此此說深得之蓋自漢以來為詩解者有四家齊魯毛韓皆以傳授不同故其說不一也

黃曰事固有可得而知者有不可得而知者可得而知者吾求之於古不可得而知者吾求之於心蓋信人而不信已終身無定論而事之二三其傳者當以吾心為主也書易春秋皆有序學者不疑而詩之大

序學者疑之蓋凡有序者必著其名氏而詩也有其序而不著其人或雜出於百家傳記而附會之說終莫之統一是其所以滋後世之疑也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氏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氏詩譜意大序是子夏所作是說也韓文公辨之詳矣韓以為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而東漢儒林傳亦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至今傳於世近世如蘓頌濱亦本足說

以為其文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凡此者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迺仲以蘇之說為當且盡王程近世大儒也而又以為非漢儒之所能為竊嘗合是說之不一而一之於吾心以為王程之說與吾心合而於大序亦合夫大序之文溫厚純粹有繫辭氣象彼漢儒者疇能及此哉漢儒惟一董仲舒其文近之而亦未必若是之醇也況毛公衛宏之類乎雖然程氏謂大序仲尼所作則未敢信也大序之言深得

風雅之旨而其所以滋後世之異論者以其言辭重複前後失倫耳若吾夫子為之必不若是也意者吾夫子反魯刪詩之際與門人弟子所以論詩者如此而門人弟子若子夏之徒集夫子之言而冠於三百篇之首云耳初不以大序名之也不然大序之作當先論詩者志之所之也一段而後及於風風也自風而論雅自雅而論頌以至於六義四始斯亦可矣若關雎后妃之德至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是乃關

於詩學者以講求其未盡之意云

關雎七齊反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李曰關雎毛氏以為后妃之德齊魯韓皆以為周衰所作如燕燕之詩毛氏以為衛莊姜傷已韓詩則以為衛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鄭康成注禮記又以為衛獻公不禮於鄭如鄭如作此詩謂當思先君獻公以待寡人柏舟之詩毛氏則以為仁人不過韓詩則

以為衛宣姜自誓所作自孔子既沒之後世之學者各以其所聞而傳之故其說所以不一此則毛詩也然毛詩所傳亦非成於一人之手至於前後相因襲綴緝而成其書觀此則毛鄭可知矣江有汜之詩既以為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而其下文云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載馳之詩既以為許穆夫人所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又言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野處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如魚麗之詩既以為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芣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既以為文武之詩常棣之詩又曰宴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此又成王之詩也非一人所作甚明矣詩之序多有重複惟關雎為尤甚關雎說者以為大序竊嘗以謂即關雎之序也其發首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

正夫婦也不過言關雎之義爾既言關雎之義併以學詩大意繫之於下然關雎之序其文太多重複亦非一人所作既曰風之始也又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又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則知其說一風字其多如此故學關雎者當隨文而觀之欲以前後相屬而通之則必膠泥而不通矣后妃太姒也關雎所以形

容太姒之德謂之后者有君道故也天子之妃曰后太姒但為西伯夫人耳安得以后為稱謂之后者乃後人追稱之也亦如後世追稱文王為王也風之始也說者以謂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之始非也詩有四始也關雎為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關雎所以為風之始者所以風動天下欲正其夫婦之道也蓋以正夫婦之道乃治家之本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齊其家乃治國平天下之本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所以治家者皆在於此故詩之雅頌惟用於朝廷宗廟郊祀宴享非其所用者不得用也至於正夫婦之道自天子至於庶人未嘗有二道也關雎之詩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言自鄉人以及至於邦國皆可得而用也儀禮鄉飲酒禮曰鄉大夫賓興其賢能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是用之鄉人也燕禮曰諸侯之於賓客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是用之邦國也自上而下皆可得而用則正夫婦之道人所當為也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以周南召南皆學者之所當留心苟為學者不先於周南召南則無由而入矣

黃曰太史公曰周道闕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齊魯韓三家亦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歐陽公以為然予不敢疑經而信史從齊魯韓而去毛氏也三百篇

之詩皆被於管弦而關雎之詩歌於鄉飲酒之禮歌於燕禮或謂房中之樂后妃夫人侍御於君子女史歌之意者周道關雎詩人本之衽席而思關雎后妃之德時用此詩於歌詠節奏之間以諷其上故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漢儒誤求夫子之意而疑關雎非文王之詩何其謬也詩曰關關雎鳩而名之曰關雎云者詩人之意不在於雎鳩而在於關關取其和鳴之意也后妃之德說者曰太姒也文王

未嘗稱王則太姒不當稱后妃或者曰追稱也然關雎之后妃為太姒則鵲巢之夫人當為何人陳少南云言后妃之德宜如關雎此說為當予嘗推廣之曰序不言美后妃而曰后妃之德以見后妃之德如此而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二南言文王之化而關雎首后妃之德此如思齊言太任太姒之德而曰文王所以聖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是以古人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此正始之道而王化之基故曰

風之始也或者謂關雎為風之始鹿鳴為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其說膚淺非作序者之意下文云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所以云者以其風化之始故天下之匹夫匹婦皆被其風化而各得其正也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不必以鄉飲酒禮為證蓋卿大夫與諸侯之合樂此特一端耳而何足以盡之文王后妃之德始於二南而極於天下鵲巢之夫人草蟲之大夫妻江漢之游女莫不感發是詩而被其風化大用之

則大小用之則小上自朝廷下至閭巷皆可得而用之此春風和氣及物則生不可以小大計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然則既曰后妃之德矣鄉人邦國可得而用之乎曰后妃之車服則鄉人邦國不可得而僭用若后妃之德則用之有何不可噫文王以太姒之德而為王化之基淑女之功豈小補哉昔堯欲以天下授舜而曰我其試哉觀厥刑于二女夫以天下與人而特試其刑于二女此天下之至難而風

化所自始也關雎所以為三百篇之首者其以此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李曰風風也教也此則言風之一字也風風也當如
徐氏讀以為諷字風字有兩訓一則訓諷一則訓教
其所以訓諷者則以下之於上有所諷諭以警勸之
所謂下以風刺上是也其所以訓教者則以上之於
下有所開導而教化之所謂上以風化下是也正風
之詩則謂之教變風之詩則謂之諷欲知正風變風

之殊惟觀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則可以見其大槩矣
黃曰此一段當在論詩之後今且循其舊文而釋之
先儒解此一段皆未盡其意或云風猶天之風而教
則君之教此諸家之說皆然也然本文但云風也教
也何嘗有天與君之別哉一以為譬辭一以為實辭
古人之意本混然而固離之何也或曰風字當如徐
氏讀曰諷以為下之於上則有諷諭之意上之於下
則有教導之意此迂仲之說也然上以風化下則曰

風而不曰教何也竊嘗謂古人之意以為國風之詩
其本繫於一人而其化被於一國自其本於一人言
之則謂之風自其及於一國言之則謂之教豈不簡
且直哉如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莫不興起此風以動
之之意孟子所謂君子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
者此教以化之之意也先儒謂動之則開悟其善心
而已化之則明其教令而為之勸率其事加詳夫所
謂化者感之於心術之微而變之於形迹之外與之
俱化而不自知也若曰其事加詳則不足以為化矣
予請為之例曰聞二南之風者感動其善心被二南
之化者變易其氣質動則變變則化天下之理然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
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
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李曰自詩者志之所之以至於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則又論詩之所由作也其文反覆更相訓釋詩

者志之所之者以其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也自情動於中以下則又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之義喜怒哀樂之情發於中而形之於言言之未足故見於咨嗟歎息之聲咨嗟歎息未足以盡其情遂長言以歌之詩自此而作焉如所謂猗與那與猗嗟昌兮之類皆是永歌之也永歌未足以盡其情於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有舞焉凡此出於人心之所誠然故先王因詩以作樂歌詠其聲舞蹈其容聲容兩盡然後喜怒哀樂之情宣導於外無所湮鬱此所謂導和之志也

黃曰此則總論詩之所由作也先儒謂此一段其文反覆更相訓釋既曰志又曰心又曰情何其不一也予嘗味此一段其言近其旨遠決非章句之學所能到而謂漢儒為之豈其然乎繫辭論易其辭反復不已凡此者皆深原其所以然以惠後學者也故自詩而論志自志而論心此泐流尋源之論而使學者知

詩之所自始自情而論言自言而極於不知所以言此邇流達源之論而使學者知詩之所終極是故寂然不動謂之心心之所主者謂之志志之感於物者謂之情情之所動則為可已為不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虞書所謂詩言志猶此所謂志之所之也曰歌永言猶此所謂言之不足而嗟歎之嗟歎之不足而永歌之也極而至於八音之諧神人之和百獸之舞而又為可得而盡其妙夫志有所喜則歌

詠喜美之所由興志有所惡則箴規怨刺之所由作故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其情喜則其辭美其情怒則其辭直其情哀則其辭切而深其情樂則其辭易以和故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情有所不能已則言有所不能盡推而極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此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為可已者也竊嘗誦詩而忽有悟於言意之外且不覺其嗟歎永歌手舞足蹈況作詩者乎樂記之言與此序合意者吾聖人之遺言而學

者所記錄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李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自此以下至於其民困則又論聲音之道與政通也情之所發見於言語之間而有清濁小大合乎宮商角徵羽之聲則謂之五聲五聲所感相應成文以見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則謂之八音所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集解

卷一

惟五聲八音皆本於人情故國之安危政之醇疵皆可求之於聲音之間樂記曰樂者音之所由作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苟發於聲必知心之所由然既知心之所由然則可知政之所由然也故聞其音之安以樂則知其政事之和是謂治世之音聞

其音之怨以怒則知其政事之乖是謂亂世之音聞其音之哀以思則知其民之困是謂亡國之音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其器同也其器雖同其情必異或安以樂或怨以怒或哀以思又見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外皆不能逃乎審音者之所知也季札請觀周樂觀國之治亂如親見之則以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惟知其聲音之道可以見其政事之治亂也而詩者乃所以播於聲音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集解

卷一

黃曰此言詩之用於樂者如此其不可誣也五聲八音皆斯民真情之所寓而斯民喜怒哀樂之情亦可於聲音見之審聲則知音審音則知樂審樂則知政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曰聲曰音相近而異名單出曰聲雜比曰音情之所發見於歌詠之間其清濁小大合於宮商角徵羽之應則謂之五聲五聲所感相應成文而可被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則謂之八音聲音不可以偽為而皆本於真情之所寓季札見歌秦

曰此之謂夏聲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見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以至列國之風皆如親見此非即聲音而知之亦即其情而知之也惟其以情而發則亦以情而應則國之治亂政之和乖皆可於此而卜之故虞書亦曰五聲八音在治忽此推本之論也樂記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

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又曰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夫民之所感在心而皆可於聲音之間見之故聞其音之安以樂而知其政和聞其音之怨以怒而知其政乖聞其音之哀以思而知其民困蓋至治之世民情和悅如在春風和氣中豈其音之安以樂也其情之安以樂也如頌聲作於什一之時是也將亂之世饑者勿食勞者弗息而不能無怨憤之情非其音之怨以怒也

其情之怨以怒也如鄭衛之音是也國之將亡不可復救則亦閔之而已傷之而已懷其舊俗而已非其音之哀以思其情之哀以思也如桑間濮上之音是也亡國則無政止曰其民困此一段與樂記之說少類豈非聖人之遺言乎先儒謂如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此謂治世之音土國城漕我獨南行怨之深也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怒之甚也此謂亂世之音知我如此不如無

生哀之至也適彼樂國適彼樂郊思之篤也此之謂亡國之音是固然矣亦不可專以言辭求之若徒觀其言辭不達其聲音則如大田楚茨之詩瞻彼洛矣之詩不言周政之衰而言宣王之盛是亦可謂之治世之音乎即其音而審之邇其情而觀之則其喜怒哀樂之異情嘽緩粗厲之殊音有不可得而並者此亦學詩者之法也三百篇之義皆當以是求之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

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李曰詩者雖有三百篇之多而喜怒哀樂之情皆本於至誠惟其至誠故可以知政事之得失可以動天地感鬼神矣鍾子期半夜聞擊磬之悲子期使人問之子何擊磬之悲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生臣之母生而為公家隸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昨往於市見之欲贖焉而無財故其聲悲子期曰聲之悲在心也非在於手也非在於木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集解

卷一

與石也心之悲擊於手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惟其心之至誠故見於聲音無不應見於政事無不應推此以動天地感鬼神亦無所不宜者矣天地鬼神以誠可動謂之天地又謂之鬼神者蓋天地者鬼神之正體鬼神者天地之妙用莫近於詩王氏以為言也聲也以文為主則非其至故其動天地感鬼神者為近而已此說不善觀公羊氏論春秋曰撥亂世而反諸正莫近乎春秋何休注云莫近者猶言莫過乎

春秋也則知所謂莫近於詩者謂莫過乎詩也非如

王氏所謂也先王以是經夫婦此又論二南之義即上文所謂先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蓋先王以是二南之義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皆欲使天下之人盡知夫婦之道無不得其正是所謂經夫婦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欲治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集解

卷一

天下者必自夫婦始是以既經夫婦則孝敬自此而成人倫自此而厚也惟孝敬既成人倫既厚則天下達道其盡之矣已正而物自正推之以美教化而教化自美推之以移風俗而風俗自移此文王之德則見於閨門之間而其美化所以及於江漢之遠也蓋周南召南之風播於聲詩則推之可以美教化移風俗及後世所謂樂者皆鄭衛桑濮之音所謂詩者皆美麗淫侈之辭傷風敗俗則有之矣豈能美教化移

風俗如周家忠厚乎周先生有言曰樂者古以平心
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行古禮不變今樂
欲世之治難矣哉

黃曰學者讀此一段當知所謂詩者果言辭歌詠而
已乎果聲音笑貌而已乎得失至難正也天地至難
動也鬼神至難感也而惟此詩能之深味此理乃知
學者不可言語文字求當自思無邪一言而入之也
先儒謂正得失者用此詩於諷刺之間動天地者用

此詩於郊祀之際感鬼神者用此詩於宗廟之中予
以為此一端耳非諷刺郊祀宗廟之時則不足以正
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乎止言詩者不足以知乎人為
之心志聲音本於民之真情苟知之則知詩之為詩
不可以偽為而出於至誠之所發見精神之所運用
也至誠之所感精神之所動則善惡之勸戒幽明之
感通皆此理而已人惟有私心而思流於邪也則言
不足以動人行不足以格幽今觀詩之美刺非出於

愛惡之私則得失不難正矣言行所以動天地則天
地不難動矣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則鬼神不難感矣
此思無邪之效也故曰莫近於詩王氏以為聲音者
以文為主而非其至故特曰近而已此不知詩之理
者也先儒舉公羊為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何休注
云莫過於春秋則知所謂莫近於詩者莫過於詩也
此說固當已然亦未免於費辭竊以為人民天地鬼
神皆同此心則同此理以理求理夫何遠之有先王

知此理之不遠於人心人心之所同然故用之以經
夫婦以無邪之理而正之也以是推之則孝敬之所
以成人倫之所以厚教化之所以美風俗之所以移
皆此理之所用也簫韶奏而鳳皇儀南風歌而天下
治聲音之不可誣也如此關雎之詩始於風天下而
正夫婦推而極於游女無犯禮之思免宜有恭敬之
容公子有信厚之心汝墳有愛君之意萃於易商之
惡俗為成周之美化如騶虞所謂關雎之化行則人

倫正朝廷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者此詩之極致也
詳味七章益信大序之文有孔子之遺言不然漢儒
章句之學何足以知此理之妙哉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
六曰頌

李曰故詩有六義焉詩之序惟其出於諸儒之所纂
集而成非出於一人之手故不惟言語前後重複不
相連屬而又徃徃掇取傳記之文雜於其中如詩有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集解
卷一

十四

六義一曰風至六曰頌則見於周官太師之所掌情
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以至於亡國
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則見於戴記之樂記成王未知
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鴉鵲焉則見於
書之金縢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
民則民德壹則見於戴記之緇衣高克好利而不
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克將兵而禦狄于
境久而不召衆散而歸則見於春秋之左氏傳微子

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

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則見於國語惟其文之混

雜散亂不出於一人之作而雜出於傳記之文則諸

儒之說以詩之序或指以為子夏所作指以為孔子

所作皆非也惟以為漢之世為毛詩學者前後相繼

有所附益而增加之而足成其書則得之矣故後之

觀詩序者不當以其文之相連屬而求之非如他經

之文曰故曰至於曰是以曰然則皆是連上文之辭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集解
卷一

十五

至於詩序之文不當如是也上文曰先王以是經夫
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不過言二南之義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下文繼之以故詩有六義
焉則又言詩三百篇有此六體又自為一段不與上
文相接不可以故字連屬而為之說若必求其故字
而為之說則必穿鑿而不通矣下文言至於是以然
則之類皆當如是也周官太師所掌謂之六詩此詩
序謂之六義蓋以其三百篇之中有此六體不同風